

羅忼烈著

詞曲論稿

羅忼烈著

詞曲論稿

中華書局

詞曲論稿

羅忼烈 著

*

出版者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
香港九龍彌敦道七四〇號

印刷者 中華書局香港印刷廠
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*

1977年8月初版

目 錄

王安石詞雜論·····	(一)
擁護新法的北宋詞人周邦彥·····	(三)
陳洵《海綃說詞》說周清真詞校錄·····	(二一)
填詞觀字釋例·····	(二四)
記明版《西廂會真傳》·····	(二六)
元人的水滸雜劇·····	(二五)
韓上桂及其《朵雲山房遺稿》《凌雲記》傳奇·····	(二四)
跋重鈔孤本明傳奇《凌雲記》·····	(二七)
說務頭·····	(二八)
《曲禁》疏證·····	(三〇)

王安石詞雜論

一、「一洗五代舊習」、「足爲蘇辛前驅」

是政治家、學術思想家、文學家，而又在這三方面極富革命精神的，在我國歷史人物中要算王荊公（安石）最突出。他推行「新法」，和當時的守舊派集團作政治鬥爭；他提倡「新學」，和當時的唯心派理學作思想鬥爭。這兩條戰線上，他的旗幟是相當鮮明的。說到文學，在他豐富的詩、古文作品中，固然有革命性的一面，但也有調和性的一面，旗幟還不夠鮮明。詞是新興的俗文學，從晚唐五代以來的傳統詞風，祇一直在脂粉叢中打滾，不曾蒙上所謂「正統文學」的陰影，因而被當時的人視爲「小道」，沒有資格與詩、古文同登「大雅之堂」。既不受正統文學桎梏，改造就比較容易了。荊公詞——《臨川先生歌曲》，就是以掃蕩綺羅香澤詞風的革命姿態出現，大力破除晚唐五代二百餘年來一脈相承的積習，替宋詞開闢新天地。

詞自溫庭筠、韋莊以來，經過五代，直到北宋晏殊、歐陽修、張先、柳永等，雖有不斷

的發展，各家風格也不盡同於花間、南唐。但作爲「應歌」之用，作爲歌妓的「代言」，基本上是相同的。其間祇有范仲淹的幾首詞，似乎有點特別，也談不上改革。歐陽炯《花間集》序曰：

綺筵公子，繡幌佳人，遞葉葉之花箋，文抽麗錦，舉纖纖之玉指，拍按香檀。不無清絕之辭，用助嬌嬈之態。

恰好活現地指出前後百年間詞的背景和性質。因此，詞的內容不外描寫「綺羅香澤之態，綢繆宛轉之度」。我們只要翻翻《花庵詞選》、《草堂詩餘》等詞總集，就發現裏面的標題（雖然是編者按照內容性質而加上的），不外是春思、春闌、春景、秋情、秋怨、別情、風情、雪月、佳人之類……，可以思過半矣。爲了配合這些內容，詞的語言又不外是鶯歌燕語，寵柳嬌花，春花秋月，酒綠燈紅，舊歡新怨，離愁別恨……的一套。便是晏、歐等「文章鉅公」，做起古文來雖則道貌岸然；到了淺斟低唱，做曲子詞的時候，却也暫時放下假面具，風流自賞一番的。像「好爲俳體，詞多蝶躐」的柳三變，更不待說了。在這樣紙醉金迷的糜爛的傳統詞風下，王荊公揭竿而起，狠狠地革它一命。由於他的事路極樓，啓發了同時的蘇軾，改革陣容開始壯大。擴展到南宋辛棄疾、張孝祥、劉過、劉克莊等，花間派和南唐派的傳統詞風早已連根拔起了。

但在文學史上，王荊公詞好像無足輕重似的。自宋至清，多少論詞的人，他們只大談蘇

軾、周邦彥、辛棄疾、姜夔，其次是晏殊、歐陽修、張先、柳永、晏幾道、秦觀、李清照、吳文英、張炎、王沂孫等。談王荊公的不是沒有，却是很少，也多搔不着癢處，找不出頭緒。這個毛病，似乎還遺傳到現代。許多中國文學史一類著述，對於荊公詞不是絕口不提便是輕輕帶過；或竟視爲蘇軾的附庸，不免數典忘祖了。

也許因王荊公一下子把詞壇傳統搞到天翻地覆，令保守派震驚，因而常加以譏評。與王荊公年代相接的著名女詞人李清照①曾說：

王介甫、曾子固文章似西漢。若作小歌詞，則人必絕倒，不可讀也。（宋胡仔《荅溪漁隱叢話》引）

這位女詞人走的是南唐派的路子，她認爲詞要清俊淒婉，知音協律，所以對北宋詞人譏彈殆盡，於荊公尤甚。問題在她看不到荊公的改革精神，未免保守，而結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她的創作成就。

大約與李清照同時的王灼，似乎看出一點頭緒，說：

王荊公長短句，不多合繩墨處，自雍容奇特。（《碧雞漫志》）

不合繩墨，指不協律。荊公詞不爲應歌而作，自不必以律害辭。蘇軾「不喜翦裁以就音律」，也是這個原因。「雍容奇特」，是說另有一種氣度，奇崛而特異，與衆不同，正指有異於傳統而言。大抵南宋時代有民族氣節的人，莫不痛心靖康之禍，憤恨黃潛善、秦檜等漢奸力主

和議，坐令神州陸沉，而趙構昏庸無能，貪圖逸樂，但求苟安，不思恢復。因此，他們對詞的觀念有極大的轉變，不再留戀批風抹月、麻醉人心的傳統陰魂，要求舉首浩歌、意氣激揚的新風格。這是文學醒覺的好現象。所以，不僅荆公詞得到較好的評價，「橫放傑出」的東坡，更被王灼、胡寅輩推崇備至。祇有曾慥的《樂府雅詞》似乎別有會心，收荆公詞至十三首之多，只收兩首東坡詞，顯然有探源尋本的用意。

儘管如此，大家都還認為荆公詞不能和他的詩文相提並論，只有明代王世貞例外。《弇州山人詞評》曰：

永叔、介甫，俱文勝詞，詞勝詩；詩勝書；子瞻書勝詞，詞勝畫，畫勝文，文勝詩。把文學創作和寫字、繪畫湊到一起比較，叫人摸不着頭腦。荆公的書法怎樣？據南宋人張邦基說，是「清勁峭拔」②。那末，這位山人的意思說：荆公文、詞、詩和書法都清勁峭拔；而清勁峭拔的程度，則「文勝詞，詞勝詩，詩勝書」。荆公詩在宋詩中地位相當高，依山人的看法，則詞猶在詩之上。這個看法不免誇張，但總算肯定了荆公詞的地位。

清人劉熙載《藝概》說：「王半山詞瘦削雅素，一洗五代舊習」。「瘦削雅素」與「清勁峭拔」，含義似同而實異，指的是一掃溫麗綺靡的傳統語言。「一洗五代舊習」，是指掃蕩綢繆宛轉的傳統內容。劉氏看到了荆公的革新精神，觀察比前人深刻得多，這話也發現了荆公詞的貢獻。本來，劉氏論文，稱「介甫之文長於掃」③。所謂「掃」，固然亦指刪繁就

簡的作法，主要却指掃除思想內容上的舊習。認爲荆公由文到詞，一貫的反傳統。鄭振鐸就在劉氏論荆公詞的基礎上更進一步說：

以他這樣一位用世的名臣，宜乎氣格與別的詞人們不同。他的詞脫盡了花間的氣習，推翻盡了溫、韋的格調，另有一種桀傲不羣的氣韻，足爲蘇、辛的前驅。（《插圖本

中國文學史》第三十五章）

這話補充了王灼和劉熙載未盡之意，同時指證了荆公詞的影響。這個影響是荆公詞最有意義之處。但是我們也許會懷疑：王荆公和蘇東坡是政敵又是朋友，各有各的文學風格，何以見得荆公影響了東坡？

這裏所說的影響，不是指師承關係，是指破舊立新的反傳統精神。荆公長東坡十五歲，無論從政或詩文創作都比東坡先進，不成問題，但在填詞方面却不盡然。荆公詞不知開始於何時，據宋人的講法和作品的顯示，以晚年罷政知江寧府④及後來隱居蔣山（即鍾山）時爲多。即宋神宗熙寧末、元豐初以後。東坡詞，據龍榆生《東坡樂府箋》的編年，始於熙寧五年通判杭州時，可能比荆公略早。但東坡詞在元豐三年貶黃州前，作品較少，風格以清空韶秀爲主，如《水調歌頭》（明月幾時有），《永遇樂》（明月如霜）等，可見一斑。自元豐三年貶黃州以後，始一變而爲潑辣瀟灑，橫放傑出，說理談禪，灑括集句，無所不有。且多出於哲宗元祐元年以后，其時荆公已經去世。所以荆公影響着東坡後來的詞風，是可以肯定

的。退一步說，最低限度也是不謀而合。記得有人說，東坡貶黃州時與怕老婆的陳季常交游甚密，結果受陳的影響，一變而爲豪放。無論陳詞今不可考，即或有之，這說法也是能察秋毫而不見與薪之類。

二、《臨川先生歌曲》

荆公作詞不多，最早的結集見宋紹興重刊本《臨川集》卷三十七，在「集句」詩之後，標題「歌曲」共十八首。宋刊本不易見，但明嘉靖刊本《臨川先生文集》（有《四部叢刊》縮印本）這部分還保存原來面目。到清末民初，朱孝臧編印《彊村叢書》，搜求遺佚，復得六首，共二十四首，成《臨川先生歌曲》一卷，《補遺》一卷。幾年前，唐圭璋編《全宋詞》（一九六五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），把一向認爲集句詩的《甘露歌》一首，訂正爲集句詞三首，又收《清平樂》「留春不住」一首，《漁家傲》「夢中作」一首，共二十九首。這個數字，除《清平樂》別本又題王安國（荆公弟）外⑤，其他都沒有問題。荆公詞，文字版本異同頗多，詞選之書所錄的，以及詩話、詞話所引的，自宋以來常有差異。這也是一般古書常有的現象。本文不打算涉及校勘問題，下文所引用的只以普通本子爲根據，必要時纔加以說明。

爲什麼荆公詞這樣少，和他的詩文比較簡直不成比例？從下面一段小故事可能看出端倪：

王安國性亮直，嫉惡太甚。王荆公初爲參政，閒日看晏元獻（殊）小詞，而笑曰：「爲宰相而作小詞，可乎？」平甫（安國字）曰：「彼亦偶然自喜而爲耳，顧其事業豈止如是耶！」時呂惠卿在側曰：「爲政必先放鄭聲，況自爲之乎？」平甫正色曰：「放鄭聲不若遠佞人。」呂以爲譏已，自是與平甫相失。（宋魏泰《東軒筆錄》）⑥

依荆公看，詞是消閒的玩藝，對政治活動幫不了忙，執宰日理萬機，也無暇填詞，況且荆公的私生活又是出名嚴肅的。他變法失敗後，心灰意冷，「老去填詞」，不過是打發桑榆晚景罷了，所以作品不多。

雖是寥寥二十幾首，已足顯出他「一洗五代舊習」的改革精神。荆公詞的言語瘦勁而精鍊，有文雅語、白描語、俗語、小說語、道佛語，但沒有綺豔語。詞的題材，有懷古、詠物、抒情、寫景、寫生活情趣，甚至說理談禪，但沒有綺筵歌席的玩意。他的詞，不大計較音律，還把集句詩移植到詞來。這種種，像生馬駒不受羈束，自由地奔馳；像疾風迅雷，驚醒了當時詞人的綺夢。然而，他抒情的詞，是那麼高亢健朗；懷古的詞，是那麼感慨蒼涼；詠物詞，是那麼貼切生動；寫景是那麼清新自然；寫生活情趣是那麼恬靜自得；說理談禪是那麼契合透徹；集句詞是那麼精密渾成。這一切，都見出他的學問、氣質、志趣、風度，以

及開埠頭的手段。對詞家有一定程度的影響。可惜他創作的時間太短，作品太少，未成燎原之勢，結果不得不讓蘇東坡出一頭地。

三、「此老乃野狐精也」

荆公詞最有名的是《桂枝香·金陵懷古》。他雖原籍臨川（今江西臨川縣），但從十七歲起追隨父親王益宦遊金陵（今江蘇江寧縣），金陵就成了他長於斯、老於斯、死於斯的第二故鄉。所以他對金陵情感異常深厚，有關金陵的詩歌很多；以「金陵懷古」為題的作品，就有六首詩和兩首詞。而《桂枝香》最膾炙人口，詞云：

登臨送目，正故國晚秋，天氣初肅。千里澄江似練，翠峯如簇。歸帆去棹殘陽裏，背西風、酒旗斜矗。綵舟雲淡，星河驚起，畫圖難足。念往昔、繁華競逐，歎門外樓頭，悲恨相續。千古憑高，對此謾嗟榮辱。六朝舊事隨流水，但寒煙、芳草凝綠。至今商女，時時猶唱，後庭遺曲。

清沈雄《古今詞話》引《古今詞話》⑦云：

《古今詞話》曰：金陵懷古，諸公寄調於《桂枝香》者三十餘家，獨介甫為絕唱。東坡見之，歎曰：「此老乃野狐精也。」東坡羨服之語，非引用劉墾遇狐故事⑧。

按東坡稱讀荆公《題西太一宮壁二首》詩，也說：「此老野狐精也」⑨。此語何所取義，尚待考證；或是「老蒼、姿媚」的意思吧。宋張炎《詞源》云：

詞以意趣爲主，要不蹈襲前人語意。如……王荆公金陵懷古《桂枝香》……清空中有意趣，無筆力者未易到。

金陵龍蟠虎踞，是歷史名都，六朝金粉之地，歷代題詠者極多，寫景言情「要不蹈襲前人語意」，可不容易。這詞不堆砌故實，文情跌宕，蒼涼沈鬱而有姿媚，情景交融，一氣呵成。是所謂「清空中有意趣，無筆力者未易到。」推爲絕唱，原因在此。梁啓超據此詞來批評李清照說：

李易安謂：「介甫文章似西漢，然以作歌詞，人必絕倒。」但此作却頗頗清真、稼軒⑩，未可謾詆也。（見《藝蘅館詞選》）

其實荆公詞除談禪之作多用佛家語，使讀者有詰屈聱牙之感外，其他都文從字順，不獨此詞爲然。

此詞寫作時間，可能在神宗熙寧七年甲寅（公元一〇七四年）首次罷政，以使相出知江寧府（府治在金陵城）時的秋天；或者在十年丁巳（公元一〇七七年）再次罷政，以使相判江寧府時的秋天。考荆公再度罷政，始於九年丙辰（公元一七〇六年）冬十月，到了元豐元年（公元一〇七八年），就辭去使相判江寧府的職銜，以會靈觀使隱居蔣山，卜築於半山，

過着真正的幽棲生活。熙寧七年或十年，（公元一〇七七年），荆公已五十多歲，所以東坡稱他爲「此老」；那時是使相身分，名義上是地方官的首長，故同時唱和者有「三十餘家」，大家都湊熱鬧。若在居蔣山以後，他日與僧人爲侶，盤桓寺觀中，自稱「老來厭世語，深臥塞門竇」，恐怕不會有這樣的唱酬盛況了。所以比較合乎寫作環境條件的，祇有熙寧七年或十年暮秋。可惜那「三十餘家」的《桂枝香》詞，現在沒法子找尋，別無佐證。

懷古詩由來已久，作者極衆。懷古詞，在荆公以前很難找得到。五代時鹿虔扈的《臨江仙》（金鎖重門荒苑靜），李珣的兩首《巫山一段雲》，是有點思古之幽情，却不能說是具體的懷古詞。北宋仁宗時人劉潛和李冠的《六州歌頭》，一題「項羽廟」，一題「驪山」，都以敘事爲主，只能算是詠史，不是懷古。嚴格的說，開懷古詞風的應該是王荆公的《桂枝香》，與東坡在元豐五年（公元一〇八二年）所寫的《念奴嬌》（赤壁懷古）先後輝映。兩年後，東坡自黃州貶所移汝州，道過金陵，遊蔣山，與荆公有詩唱和^①，又在賞心亭送別太守王勝之，作《漁家傲》詞，有「千古龍蟠并虎踞，從公一弔興亡處」之句，也有金陵懷古的意思。但完全爲金陵而寫的懷古詞，荆公之後以周邦彥的《西河》最有名，到了南宋，辛棄疾寫的更多。從此，懷古詞就漸漸盛行了。

這首詞裏，有三處融化唐詩的地方，曾經明、清人指出。一是「門外樓頭」句，用杜牧《臺城曲》「門外韓擒虎，樓頭張麗華」詩意。二是「六朝舊事隨流水」句，用竇羣《南遊

感興》：「傷心欲問前朝事，惟見江流去不回。日暮東風春草綠，鷓鴣飛上越王臺」詩意。三是「至今商女」句，用杜牧《秦淮夜泊》：「商女不知亡國恨，隔江猶唱後庭花」詩意。巧妙自然，毫無痕迹。周邦彥金陵懷古《西河》詞，便用這種手法，融化了劉禹錫《石頭城》和《烏衣巷》兩詩。融詩入詞的好處，是攝取原詩的精華，豐富了詞的意象，使讀者發生聯想，有「羚羊掛角」、「畫龍點睛」之妙。這種辦法雖不始於荆公，但「善於融化詩句，如自己出」，却不得不以荆公爲先導。與蘇東坡的曠括體，或辛稼軒的驅使經、子、史、漢、南華、離騷、選學、世說和李、杜詩，途徑不同。

四、「詞家法門」、「南渡丹頭」

他在上述兩次罷政之初，對變法失敗自然不能無介然。尤其是對變法派中後來出賣他的投機取巧者非常痛心，「翻手爲雲覆手雨，當面論心背面笑」^⑫，令人何等憤慨、寒心！他有一首《千秋歲引》，或者因此而發的。詞云：

別館寒砧，孤城畫角，一派秋聲入寥廓。東歸燕從海上去，南來雁向沙頭落。楚臺風，庾樓月，宛如昨。無奈被些名利縛，無奈被他情擔閣，可惜風流總閒却。當初謾留華表語，而今誤我秦樓約。夢闌時，酒醒後，思量着。

這首詞，一向多以寫景看待。黃昇《唐宋諸賢絕妙詞選》，首先給它安上「秋景」的題目。李攀龍云：

不着一愁語而寂寂景色，隱隱在目，洵一幅秋光圖，最堪把玩。（《草堂詩餘傳》）
黃夢園云：

意致清迥，條然有出塵之致。（《夢園詞選》）
所言都在寫秋景上着眼。沈際飛云：

媚出於老，流動出於整齊，其筆墨自不可議。（《草堂詩餘正集》）
是從錘鍊上着眼。表面看來，三家之說都很確當，但看不到言外之意。

楊慎云：

荆公此詞，大有感慨，大有見道語。既勘破乃爾，何執拗新法，鑿滅正人哉！（《升庵詞品》）

楊升庵能看出此詞不徒寫景，主題在變法失敗後緬懷往事而感慨，總算獨具隻眼。但說是「見道語」，能「勘破」，却是不對。至於說「執拗新法，鑿滅正人」，更是尊儒反法者的一貫意識。依我的臆度：東歸燕去，南來雁落，比喻自己引退，朝廷上換了新入。「楚臺風」，用宋玉《風賦》，指「大王之雄風」。回想熙寧初年，新法在宋神宗支持下積極推行，把守舊派摧枯拉朽，君臣相得，大振雄風。「庾樓月」用《世說新語》庾亮鎮武昌與僚

屬秋夜玩月談詠的故事，以庾亮自比，又是何等的意氣風發。這一切，現在已成過去，「宛如昨」。荆公一生爲政治理想而奮鬥，不爲個人名利，「無奈被些名利縛」只是反面的講法；或者是庸俗者有此看法。「無奈被他情擔閣」的「情」，指愛國之情。爲了愛國而推行新法，公爾忘私，所以「風流總閒却」。「當初」二句，暗指當年參加變法派的投機分子，《續墨客揮犀》說「荆公罷相後，所用之人，多有賣之者」。彷彿說，事情就敗在這些言而無信的小人手裏，與「翻手爲雲覆手雨，當面論心背面笑」相表裏。這一切是不能忘懷的，所以說：「夢闌時，酒醒後，思量着。」楊升庵說他「勘破」，相反的正是勘不破；其可愛處亦在此。

荆公詞不但不避俗語，運用起來非常自然，這首詞可見一斑。先著云：

「無奈」數語鄙俚，然首尾實是詞家法門。閱北宋詞須放一線道，往往北宋人一二語，又是南渡以後丹頭，故不可輕棄也。（《詞潔》）

是說詞的下闕用了許多俗語，而一氣貫注，非常緊湊。用俗語入詞不始於荆公，柳永已用了許多，但柳詞只在句中夾雜一些俗語，令人有不三不四之感；不及此詞用俗語精粹而渾成，是另外一種「法門」。不獨是南渡詞人的「丹頭」，山谷詞如《醜奴兒》中的「濟楚好得些」、《轉調醜奴兒》的「得意許多時」、《撼庭竹》的「嗚咽南樓吹落梅」等，早已深得其中三昧了。